

中国著名作家笔名的来龙去脉

中国作家 笔名探源

丁国成 于丛杨 于胜◎著

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作家笔名探源

(三)

丁国成 于丛杨 于胜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罗大冈

罗大冈，文学翻译家，外国文学评论家，教授。原名罗大刚，1909年5月21日生，浙江省绍兴长塘镇人。青少年时代在杭州读小学、中学。1929年至1933年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。1933年冬公费到法国留学，分别就读于里昂及巴黎的大学。1942年至1946年，因战争，东西方交通阻断，未能返国，旅居瑞士。1947年5月回国，任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。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教授。1964年入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，现为该所的研究员。

主要著述有：研究法国文学的长篇论文《孟德斯鸠的〈波斯人信札〉》、《阿拉贡的小说〈共产党人〉》、《〈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》、《〈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〉和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》等，专著《论罗曼·罗兰——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破产》（1978年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），翻译作品有：《艾吕雅诗钞》、《波斯人信札》、《阿拉贡诗文钞》、拉法格的《文学论文集》、罗曼·罗兰的长篇小说《母与子》等。

【陈 琴】【罗莫辰】【莫 辰】 罗大冈在北平上大学时，开始用“陈琴”、“罗莫辰”等笔名，在报刊上发表诗文。



“陈琴”是“沉静”的谐音，而“沉静”是他喜欢的精神境界。“莫”字在古文中与“暮”通用，“莫辰”的意思是“黄昏的时辰”。取“莫辰”为笔名，是他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腐朽陈旧的将要结束的时代，新的光明时代尚未冒头，中间将有一个黑暗的过渡阶段，所以他把自己称为“黄昏中的探索者”。因此，“莫辰”二字也有“生不逢辰”之意。因为当时他认为在一个动乱时代是不适宜于搞文艺的。这种心情也在作品中表现出来：大约1932年或1933年初，他把一首署名“陈琴”的抒情诗《曼陀罗花》，寄给了上海出版的《现代》文艺月刊，与他素不相识的该刊主编施蛰存先生来信问他，为什么把诗写得那么悲观（当时他正患肺病）。虽然如此，这位主编最后还是发表了他的诗作。

用“莫辰”或“罗莫辰”署名发表的短诗比较多，例如：《新诗》月刊1936年10月第1期刊登的两首诗《黄叶吟》和《永夜》（“永夜”，有漫漫长夜，盼不到天明而心焦之意），即署名“罗莫辰”。1974年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册《现代中国诗选》（1917——1949）中，收集了“罗莫辰”的诗若干首，同时收录了“罗大刚”的诗若干首——编者显然不知道“罗莫辰”与“罗大刚”正是一个人。

【罗大刚】 1947年，罗大刚在国外生活与学习约十四年之后，回到祖国，到天津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法语。当时学生在搞“反饥饿，反内战”的斗争，他深为同情。学生在示威游行中遭国民党特务毒打、拘捕，个别的甚至死在警察局里。这一切，又使他愤慨。他去掉了自己名字



“罗大刚”中“刚”字的侧“刀”，改作“罗大冈”，以表示不满。他说：“我本来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，为什么要挂一把腰‘刀’，装腔作势！”他那时受罗曼·罗兰“非暴力主义”的影响，反对暴力迫害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。他赞成罗曼·罗兰的“良心反抗”，也就是说，知识分子必须坚持正义立场，不能屈服于暴力。那年（1947年或1948年），在南开大学同学会组织的一个悼念遇害学生的追悼会上，罗大刚被邀请登上讲台发言。当时会场上坐着许多伪装学生的国民党特务。罗大刚冲着特务们说：“我奉劝手中拿武器的人，不要滥用你们的武器！”事后，他想，自己名字“刚”字带一个侧刀，也应当去掉。从那时起，他便以“罗大冈”代替“罗大刚”，作为自己的正式名字。同时，发表文章，也用“罗大冈”署名。而在发表业余写作的抒情诗和散文（小品文）等作品时，则使用笔名。

【铁树】 解放后罗大冈使用的笔名之一。用这个笔名曾在1961年6月号《诗刊》上发表诗作《苹果三题》，又在《人民日报》副刊上发表了《克里姆林宫的红星》等诗作。

一般俗语，把难得实现的事物比喻为“铁树开花”，因为铁树是稀有植物，不常开花。罗大冈不仅以“铁树”命名，而且将自己的手稿抄本题为《铁树残华》，表示他的创作很少，而且自己觉得拙劣粗糙，但是却有一定的骨气。

【罗三五】 罗大冈用这个笔名，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副刊发表过散文。“三五”的意思是指他曾经被选为第三届全



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【陈 灿】 1980年，罗大冈在7月号《诗刊》上发表了诗作《埋头苦干的人》，在西宁出版的《青海湖》总135期上发表组诗《柳暗花明又一春》，均署笔名“陈灿”。“陈”是他母亲的姓，“灿”字是火、山两字合成的。他喜欢这个简体的“灿”字，因为，自己虽然年愈古稀，心中却还有一座火山，随时有喷发的可能。这反映出他人老心不老、老当益壮的精神状态。

【戈乃干】【KONAGALT】 他的名字法文音译是LO TAKANG。他在法国发表文章时，常用笔名KONAGALT，这个法文字的汉语读音就是“戈乃干”，也曾用作笔名。

“涵修草堂”：书房名称。

罗大冈先生治学严谨，写作态度极为认真。他受罗曼·罗兰的影响，始终遵循这样一个原则：心里确实有话需要表达，才提笔为文，可说可不说的，则不说。绝不为了写作而写作，绝不为了出名而发表内容空洞、人云亦云的文字。文字写成之后，觉得不能表达自己的心声，则宁可 not 发表。出于这种心情，他把自己的书室起名为“涵修草堂”，意思是勉励自己注重涵养，不要轻易发表言论与文字。此外，“涵修草”是“含羞草”的谐音。罗大冈认为自己的创作水平不高，心中有愧，是含羞起草的。这表现出作家的谦虚品格。

“湮园”：是他在北京大学的宿舍燕东园的谐音。自从1952年以来，他在这个园子里已住了三十多年，目击了许



多“兴亡盛衰”的人事变化，多少也反映了时代风云。如果写回忆录，可以写一厚册。但是，他决不写这样的回忆录，别人也不会来写的。燕园往事，只好让它们湮没在遗忘中，故曰：“湮园”。再过若干年，恐怕连燕东园这个名称都没有人知道了，那才是名副其实的湮园。

罗丹

罗丹，作家，原名罗士桓，1911年10月生于广东省兴宁县龙田镇蓼塘村。做过布匹杂货店的徒工和店员、戒烟所的庶务、小学教员等。参加革命后，参加过党领导的地下政治刊物《前夜》和《新世界》的编辑及发行工作，担任过半公开的“潮油文艺座谈会”在进步报纸《星华日报》上开辟的周刊《黎明》的主编。“七七”事变后，参加“潮汕青年救亡同志会”，为常务理事。后赴延安，参军入抗大，毕业后，在抗大训练部工作，后调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，赴晋察冀军区前线，又从总政调转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，从事创作。进城后，任《大连日报》社总编辑及社长、鞍钢工人训练班主任、鞍钢铸管厂炼钢厂厂长等职。后入中国作协辽宁分会，从事创作。

主要作品有：短篇小说集《在敌人后方》（1948年，东北书店）、《飞狐口》（1950年，上海群益出版社），剧本《秘密的斗争》（1951年，上海文化工作出版社），长篇小说《风雨的黎明》（1959年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），



短篇小说集《战斗风云录》（1963年，辽宁春风出版社）等。

【王清平】 1935年夏，罗士桓飘泊到汕头。1936年参加革命，用名“罗文静”。同年9月30日左右，他在党领导的地下报纸《海岸线》（十日刊）鲁迅逝世十日祭专号上发表文章，题为《在鲁迅的旗帜下前进！》，署名“王清平”。抗战之初，作《全民抗战》一书（大东书局出版），也署名“王清平”。

“王清平”的“王”字，来自母亲的姓氏。母亲生他之前，已有三个女儿。在重男轻女的旧社会里，她厌恶生女，发誓倘再生为女，必定掐死。罗士桓出生，幸而为男，得以存世，从而有缘“风尘潮海识红旗”。但他五岁时，母亲去世了。笔名冠以“王”姓，表示他对生母的深切怀念。当时，他身处国民党统治区，以字面上没有“左倾”、“革命”色彩的“王清平”为名，不致引人注目，并借以警惕自己：要“清”除得过且过、贪图“平”静安逸的思想。同时，这个名字也寓有“旧社会必须‘清’之‘平’之”的意思，以及对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清平世界的向往。

【沙凡】 1937年春末，由诗人蒲风出面发起和主持，组织成立了半公开的“潮汕文艺座谈会”。并于五月初，在华侨民族资本家胡之虎办的汕头《星华日报》上开辟周刊《黎明》（初为蒲风主编）。罗士桓在这个周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《五月》，署名“沙凡”。

他之所以署名“沙凡”，是因为他想借以表明，此人与



王清平无关，同时寄寓了自己的心愿。他认为，个人只是沧海之一滴、桑田之一粟，自己如同沙子一样渺小平凡，永远是人民中的一分子。当时正值国难深重之秋，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，中国人民就象孙中山所说，如一盘散沙。但中国共产党中央早在1935年8月1日发表的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中就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，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。他以“沙凡”为名，亦期望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抗日，全国人民一致对外。这个笔名反映出作家的谦虚和爱国主义精神。

【李力克】 罗士桓的笔名。第一次署名“李力克”的文章是在晋察冀根据地发表的。

当时，他在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中工作。以“李力克”为名，意在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，战胜日本侵略者。又由于他的家乡盛产李子，每到年初，满村李花盛开，一派生机，所以他指李树为姓，以寓乡土之怀，亦寄希望于冬尽春来。

【军右】 1941年、1942年间，罗士桓在延安《解放日报》的文艺副刊上连续两期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《李炳龙》，第一次使用“军右”这个笔名。

那正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英勇反抗侵略者的艰苦战争年代。战争就是一切，一切为了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。反映神圣抗日战争生活的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，也最为重要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无出其右，因而取名“军右”。

【罗丹】 1946年春夏之际，罗士桓正在大连工作，其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南沙湖之夜》，第一次署名“罗



丹”。人个、改人新、思心物与自下富富均同、关于平制7

他从延安进入大城市——尽管苏军还在旅大，但那已是我党手中的大城市。他不再是旧社会的天涯游子，而成了主人翁，他不必象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的汕头那样，用隐晦的名字，而可以公开使用红色字眼了。他的父亲名为“六丹”，与他音讯断绝，生死两不知，他常常萦念于怀。这就是他以“丹”命名的缘由。从此“坐不更名”，遂以“罗丹”一名行之于世。

罗 洪

罗洪，女作家。原名姚自珍，1910年11月19日生，江苏省松江县人。1930年开始从事创作。担任过上海《正言报》副刊《草原》编辑、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教师。解放后，做过南洋模范中学和徐汇女子中学语文教师、《文艺月报》和《上海文学》及《收获》的编辑。

解放前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《儿童节》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）、《鬼影》（福建点滴出版社）、《活路》（上海万叶书店）、《这时代》（上海正言出版社），长篇小说《春王正月》（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），散文集《流浪的一年》（上海宇宙出版社）、《为了祖国的成长》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）等。解放后的新作有散文集《灯塔照耀着我们》（1954年，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），短篇小说集《咱是一家人》（1955年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）。罗洪解放前的作品题材



广泛，从多方面反映了现实的不平及人们的愤懑和忧愁，解放后的作品主要反映农村面貌的变化。

【罗 洪】 首见她的短篇小说处女作《校长女士》，发表于1930年11月1日出版的《妇女杂志》第十六卷11号上。

在姚自珍崇敬的许多著名中外作家中，她认为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的名字很好，同时，罗曼·罗兰作品中所流露出的热情和奋斗精神，也引起了她的很大兴趣和注意。因此，在起笔名的时候，她使用了一个“罗”字；“洪”，是取其广大之意，而且“罗洪”这两个字连在一起，念起来也顺口、响亮，故以为名。

罗 烽

罗烽，作家。原名傅乃琦，1909年12月13日生，辽宁省沈阳市郊区苏家屯人。早年参加革命。1929年在哈尔滨市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创办《文艺》、《夜哨》周刊和“星星剧团”。193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后历任北满地下党北满铁路特别支部书记，中共北满省委候补委员，中共哈尔滨东区委宣传委员，上海文学家协会驻会秘书，上海文艺界战时服务团宣传部长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作家战地访问团宣传部长，“文协”延安分会第一届主席，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，



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吉江军分区宣传部副部长兼《前进报》副社长，中共合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，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文委常委，东北文艺协会代主任兼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，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兼秘书长，东北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，东北文联第一副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东北分会第一副主席等职。

主要作品有《呼兰河边》（短篇集，1936年）、《归来》、《莫云和韩尔谟少尉》（均系中篇小说，1936年）、《红旗飘扬》（四幕话剧，1938年）、《台儿庄》（话剧剧本，与楼适夷、舒群、罗荪合作，1938年）、《总动员》（四幕话剧，与宋之的、陈荒煤、舒群合作，1938年）、《横渡》（短篇集，1939年）、《粮食》（短篇集，1946年）、《列车在前进》（长篇报告文学，1965年）等。

【洛虹】 1929年，傅乃琦在哈尔滨北满铁路做地下工作时，为掩护党的活动，在工人中间组织了一个“自行储蓄合作社”，并办了一个油印刊物——《知行》（月刊）。这个刊物一半篇幅用以登载有关储蓄业务的稿件，另一半篇幅则刊载读书札记和诗文作品。傅乃琦在刊物上写文章，署名便是“洛虹”。

“洛虹”从字面上看，是洛阳升起的彩虹之意，实际上的含义则是寓于它的谐音“乐红”，即喜欢红色的意思。很明显，红色象征着进步和革命，喜欢红色就是追求进步、向往革命。在当时白色恐怖严重、反动势力猖獗的情况下，年轻的共产党员傅乃琦通过一个笔名，表达了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崇高事业的坚强信心和执着追求。小小笔名象一面



透镜，照出了他胸膛里跳动着的赤诚红心。

【克宁】【K N】【罗迅】“洛虹”笔名一直用到1933年，那一年，地下党在长春市（当时称新京）的伪满《大同报》上创办文艺周刊《夜哨》，傅乃琦是主要撰稿人之一。他在《夜哨》上发表诗文，除了用笔名“洛虹”外，还交替使用了“克宁”、“KN”、“罗迅”等笔名，目的是掩人耳目，为编辑同敌人周旋时提供方便。

“克宁”取自马克思和列宁的中文译名。这两个伟大人物是傅乃琦心目中的革命导师，以他们名字中的字作为自己的笔名，既表明他的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，又反映了他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奋斗终生的顽强意志。

“KN”是“克宁”二字英文拼音的缩写。

“罗迅”——“罗”、“鲁”谐音，以“罗迅”作笔名绝不是以又一个鲁迅自居，而是把鲁迅当作自己的文学导师，既学他的文风，也学他的人品，要象鲁迅那样，在复杂的环境中，以“韧”的精神，同各种敌人进行斗争。

【彭勃】《夜哨》文艺周刊办了二十二期。敌人察觉了，开始派人检查。这时，地下党组织当机立断，决定停刊，并把《夜哨》的编辑安全撤出。尔后不久，地下党又组织人员在哈尔滨市的《国际协报》上创办了《文艺》周刊。傅乃琦是该刊的主要组织者，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。在《文艺》周刊上，他发表了中篇小说《星散之群》（连载），署名“彭勃”。

以“彭勃”作笔名，用意深邃：一是区别于以前用过



的笔名，以迷惑敌人，二是寓意“蓬勃”，表达他对美好的明天的憧憬，以及对革命事业必将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。当时，反动势力十分猖獗，北满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。为了保存革命实力，也为了开辟新的斗争战场，很多老同志纷纷离开哈尔滨，到山区组织抗日联军，开展武装斗争。这种形势，已象星星渐渐隐去的黎明前夕，虽然黑暗一时，但接踵而来的，必将曙光升起、朝霞满天的清晨。这些离去的和留下的同志，也正是一个“星散之群”，星星虽然散去，但它们的光芒却长存不灭。在黑暗里，它们照耀下的草木正在破土萌生，不久的将来，一定会出现一个莲蓬勃勃的繁茂之春。

【罗 烽】 1934年夏天，傅乃琦被捕，后经组织营救出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在哈尔滨已无法存身。经地下党安排，他和爱人白朗于1935年夏天，秘密前往上海，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继续从事进步的文艺活动。这时期，他在进步文艺期刊上发表诗文，开始用“罗烽”作笔名，以后也以它作为自己的正式用名。

以“罗烽”为名，同当时正在酝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形势有关。“罗”有罗网的意思，“烽”即烽火，意谓战争，含有消灭非正义战争、争取和平的意思。这个笔名包含着作家对反革命战争的无比憎恨的感情，以及他以文艺为武器，誓与法西斯势力进行斗争的无畏精神。



骆宾基

骆宾基，作家。原名张璞君，1917年2月12日生于吉林省琿春县城内。为摆脱日本的奴化教育，1933年去山东，并考入济南私立正谊中学黄台分校，因父亲病故而离校。次年到达北平，在中国大学和北平大学旁听，后到北平图书馆自学。1935年回琿春，不久到哈尔滨精华学院学习俄语，做该校国文和英语补习教员。1936年与友人筹办文艺刊物《艺雷》。因日语教员告密，逃亡上海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1937年10月，经胡愈之、王任叔介绍，到浙东嵊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。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任嵊县党委宣传部长。1939年在绍兴主编《战旗》。1940年因形势变化而失掉组织关系，但他仍在党的领导下工作，当选为桂林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。曾两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。1949年在北京当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。曾任山东省文教委员会委员，山东省文联副主席。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1980年又被选为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，并任北京市政协委员。

主要作品有：中篇小说《吴非有》（《自由中国》发表）、《罪证》（1941年《笔谈》连载；1946年，上海民声书店），长篇小说《人与土地》（1941年，《时代文学》连载）、《姜步畏家史》第一部《幼年》（又名《混沌》，1944年，桂林三户书店）和第二部《氤氲》（又名《少年》，



《清明画报》连载；1952年，上海新群出版社）、《边陲线上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北望园的春天》（1942年，《文学创作》）、《年假》（1956年，作家出版社）、《老魏俊与芳芳》（1958年，作家出版社）、《山区收购站》（1963年，作家出版社），中篇神话《蓝色的图门江》（同化人社），童话《鹦鹉和燕子》（文化供应社），话剧《五月的丁香》（建文书店）、《结婚之前》（1964年），传记《萧红小传》（1947年，建文书店），学术著作《金文新考》、《（诗经）新解》，《边陲线上》（修订版，1985年，时代文艺出版社）。

【金 馥】 骆宾基最早的一个笔名。1937年6月在尹庚主编的《群众新闻》文艺副刊上发表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的文章《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》署用。

【张依吾】 1936年5月在上海与鲁迅先生两次通信时的用名。

【骆宾基】【骆宾基】 1937年“八·一三”淞沪战争爆发后，他参加了上海青年救护团，从事抗日街头宣传和前线救护工作，并正式开始写作生涯。当时，他读了唐代诗人骆宾王作于狱中的《在狱咏蝉》一诗：“西陆蝉声唱，南冠客思侵。那堪玄鬓影，来对白头吟。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。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？”他十分欣赏这首咏物诗，因闻蝉鸣而感兴，又借鸣蝉以自喻，真切、凄婉地抒发了自己衔冤难伸、无人相信自己高洁的悲愤感情。他为骆宾王的艺术才能所深深地吸引，非常敬佩这位被称为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大诗人。因而他在起笔名时，就将骆宾王名字中的“王”字，换成他所最尊崇的无产阶级伟大作



家高尔基名字中的“基”字，而成“骆宾基”。对这三个字，他又感到太明显，觉得让人一眼就会看出是来自“骆宾王”的一个笔名，于是，就又在“宾”字旁加上三点水而成“骆滨基”。这样一改，倒很象一个真名真姓了，而且音调和谐响亮。淞沪战争一起，他为萧殷等同志编辑的抗日壁报写稿就采用了“骆滨基”这个笔名。尔后，他在茅盾主编的《呐喊》上发表报告文学《大上海一日》，也使用这个笔名。自此以后，这个笔名就代替了他的正式用名，而成为常用名了。但在使用过程中，他逐渐感到“骆滨基”三个字写来笔划繁多，因此不久又将“滨”字减笔为“宾”，而成“骆宾基”了。